

巴塞爾藝術展的初心



黛西札記
李夢

最近這些年，香港的三月被稱為「藝術三月」：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Basel Hong Kong）、藝術中環（Art Central）和「買得起的藝術展」（Affordable Art Fair）相繼登場，吸引不同年齡、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觀者爭相到訪，或交流，或打卡，好不熱鬧。香港藝術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等亦有大型展覽亮相，互為呼應，營造全城藝術氛圍。

回想十年前，巴塞爾藝術展剛剛落戶香港時，在報社擔任文化記者的我聽聞消息，好不激動。通常只能在博物館和海外知名畫廊見到的名家名作，只需乘搭幾站港鐵去到會展中心，便能親眼見到；每每在藝術報刊雜誌見到名字的著名藝術家及收藏家，在展廳內略略兜一圈，便能偶遇不少。如此一場名家雲集的大型藝術展會，不論對於長久不被重視乃至被忽略的香港藝術從業者，抑或對於普通公眾而言，都不啻為一場引頸期待的嘉年華。

十年過去，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的規模不斷擴大，參展藝術家數量和地域背景日漸多元，影響力和知名度也持續提升，但

年復一年，這一藝術嘉年華帶給我們的欣喜和企盼卻不如以往。為何？這其中，固然涉及業界以及公眾對於巴塞爾藝術展「大雜燴」甚至「大賣場」式的策展和售賣方式頗有微詞，也有展覽門票價格高企以及疫情蔓延等種種客觀因素，更主要的是，這項知名展會除了「大型」和「昂貴」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值得藝術愛好者念茲在茲的特色與意義了。

當不同類型、各具特色的藝術展會愈來愈多，「大而全」已經無法滿足受眾日漸挑剔的觀展和藝術消費需求。曾經，不少初入藝術世界的青年人，爭相前往巴塞爾藝術展現場打卡，通常為一睹天價或名家藝術作品真貌，可當「雲」看展技術持續迭代、疫情對於受眾的藝術欣賞和消費習慣帶來無可逆轉的改變時，巴塞爾藝術展及其他國際知名藝術展會，如果從內容和呈現方式兩方面都無法做到及時創變，那麼對於受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只會愈來愈低。

人們近來很喜歡談論「初心」。巴塞爾藝術展入港十年，主辦方似乎也是時候回望、省思，展會的初心、未來的方向到底是什麼。學術意味濃厚的業內展覽也好，普惠公眾的藝術盛會也罷，或許在進一步釐清定位之後，才有可能持續生長，及至枝繁葉茂。



准風物談
胡竹峰

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無魚呢？無魚令人陋，淺陋粗陋愚陋，半月不食魚，甚至覺得自己醜陋。魚是性靈之物，故鄉多魚，鯽魚、草魚、鯉魚、鱸魚可入正本，鯰魚、鰻魚、黑魚、黃鰱可入副本。

黃鰱扁頭闊嘴，長四五寸，重二三兩，即為大魚也，腹下金黃，背上有不規整青黃黑斑，身尾俱似小鮎，其聲如軋軋，鴨子聲也近乎扎扎。家中曾餵養過兩隻麻鴨，進食時嘎嘎扎扎晃着身子。

黃鰱無鱗，背鰭和胸鰭生有尖刺，出水後受驚易怒，嘴裏發出「昂嗤昂嗤」之音，有地方叫牠昂嗤魚。黃鰱刺緣有細密鋸齒，硬刺起起挺挺如鬥士，如劍俠，如刀客，若不小心被刺到，極疼，有地方叫牠昂刺魚。鄉人稱黃鰱為黃辣丁、川人亦此稱謂，皖南多稱汪丫魚、黃丫魚，皖北稱之為汪子、汪丫，還有諺名鮓丫，滬上稱昂牛、江浙一代人多稱昂刺、昂公、汪釘頭、南昌人稱黃丫頭，東北人稱嘎牙子，魯人稱吱呀魚，湘人

則喚作黃鴨叫，或許是因聲得名。

我喜歡昂刺的稱謂，可能近年心性素然，低眉順眼太久。人生要有一根刺。韓非子說龍可以馴養、遊戲、騎乘，但牠喉嚨下端有一尺長倒鱗，人若觸動，即被傷害。君主亦有逆鱗。我輩無逆鱗，有一根尖刺也是好的，可攻可守可退可讓可進。

昂刺魚肉質細嫩，極鮮，鮮中有道，道盛而不究術藝，故昂刺魚做法簡單，放油鍋裏煎一下，攪香蔥、薑絲，煮熟即可。那湯濃似乳汁，瀰漫唇齒，魚肉也白亮像乳酪，細膩輕滑，剔除脊椎骨上的小刺入口再無無物，食之竟心生惘然，不知身在何處。

在長沙念樓吃過昂刺魚，製法如書上所云：不必加油，薑、鹽自不可少，辣椒則多少隨意；豆腐用清水漂過，再入沸水一「竄」，除去石膏的氣味，瀝乾之後，切成小片，鍋中大開片刻後加入，再略為翻動，魚不是全在下，豆腐也不是全在上，湯將魚和豆腐全部淹沒，高出一二指許。

記憶裏，冬日瓦罐煨昂刺魚最好吃，有年在巢湖，吃到新出水的鮮魚，鐵鍋炭爐，煮得咕嘟冒泡，對面人笑靨如花，二人共食，不獨良辰美景還有美味。

昂刺魚極下飯，倘或是紅燒的魚汁，三碗也不多。紅燒昂刺魚需整條才好，有人切塊，實則大謬。舊年曾有四言道此事：油菜花黃春正好，青青楊柳也妖嬈。魚湯濃汁好淘飯，昂刺紅燒要整條。昂刺體形小，一鍋可燒三五魚。菜籽油打底，加蔥花、薑片，八角、花椒隨意，唯乾辣椒不可少，再加醬油，添冷水，收住湯汁，即可出鍋。那魚油潤飽滿，食之，口感豐潤，有厚味，如春風煦然。

生平食昂刺魚數十次，高淳所產為其中名品也。去高淳，時候初夏，正是昂刺肥美季節，一連吃了好幾頓，做法不同，煎煮燒蒸，各有其美，美美與共。魚在飯桌上，兀自肥嘟嘟、精神抖擻，欣然下箸，今時想起，猶自勾起饞涎。

元人張翥曾隱居揚州，作詩言及昂刺魚：處處人煙有酒旗，棟花開後絮飛時。一溪春水浮黃鰱，滿樹暄風叫畫眉。入境漸聞人語好，看山不厭馬行遲。江離綠過汀洲外，擬折芳馨寄所思。詩名《浮山道中》，我總覺得所說乃金陵高淳事。高淳民間有言：昂刺燒黃筍，吃了鮮亮頂。此魚極妙，此語頗俏。

暴風眼中的達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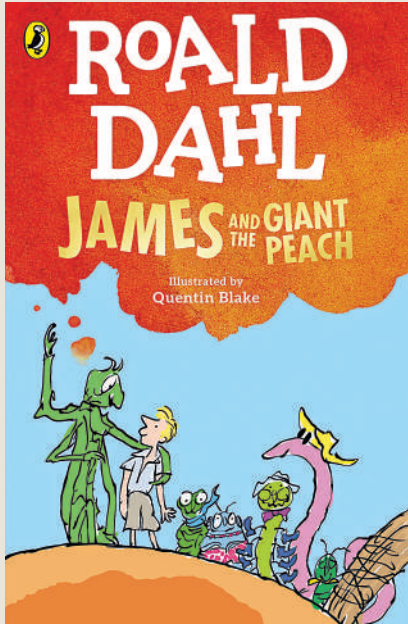


英倫漫話
江恆

已故英國兒童文學作家羅爾德·達爾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小說如今成了「問題作品」，被出版社以書中部分內容「不合時宜」為由進行刪改，並且波及面正在不斷擴大。同屬企鵝出版集團的海雀出版社（Puffin Books）早在兩年前就決定，聘請「敏感讀者」來審查達爾的作品，包括《查理與巧克力工廠》、《詹姆斯與大仙桃》、《女巫》等名著，對於書中那些在今天看來具有冒犯性的語言進行了刪改，以確保再版書中的字眼符合當代人的口味和道德標準，從而令小說仍可繼續為所有人喜愛。按出版社的說法，評判冒犯性和刪改的標準，是避免涉及對性別、體態、種族等方面「不正確」的描述。

比如，再版書對女性角色的引用更謹慎，《瑪蒂爾達》中的特朗奇布爾小姐，由「最可怕的女性」改成「最可怕的女人」；《女巫》中超自然女士偽裝成可能是從事「超市收銀員或為男商人信件打字」，改成了「頂尖科學家或經營企業」的普通女子。在一些地方，還添加了性別中立的詞語，像《詹姆斯與大仙桃》中的「男雲人」改成了「雲人」；《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中的奧柏倫柏人，由「小男人」改成「小人物」。對體態的形容也更隱晦，《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中貪吃男孩不再是「非常肥胖」，改成了「巨大的」。此外，達爾書籍每一版都刪去了「胖」字和「醜」字，像《蠢特夫婦》中的蠢特太太，不再是「醜陋且令人厭惡的」，改成了「令人厭惡的」，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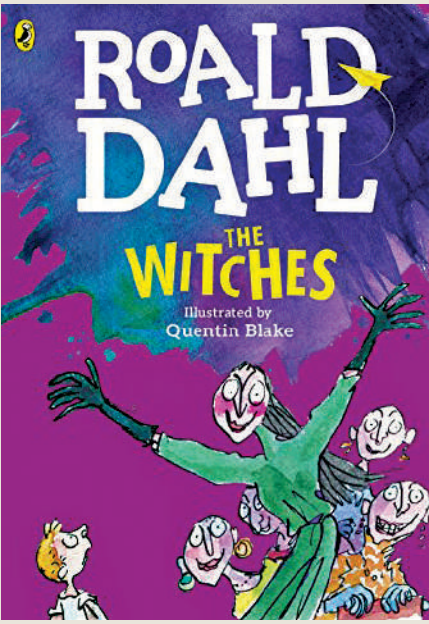
出版社還在再版書中，對達爾小說的原文進行了數百處修改，並添加了一些非他本人所寫的段落。比如，在《女巫》中，解釋女巫在假髮下禿頭的一段以新的一行結束：「女性戴假髮的原因有很多，這當然沒有錯。」在《詹姆斯與大桃子》的原版中，蜈蚣唱道：「海綿阿姨胖得要命／而且非常鬆弛」和「斯派克阿姨瘦得像根線／乾得像骨頭，而且更乾」，這兩處被刪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海綿阿姨是個討厭的老畜生／活該被水果壓扁」和「斯派克阿姨也差不多／應該承擔一半的責任」。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按出版社的解釋，對再版書進行某種審查是慣用做法，他們對達爾作品的「細小改動」，並不影響原意和情感表達，況且經過刪改後的文字使作品更具包容性。但此舉仍一石激起千重浪，引來文化界強烈的反對，其中不少人認為任何文學作品都有時代的局限性，不應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和取悅讀者而對名著刻意刪改。

比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尼蘭迦納·羅伊認為，達爾是一個公認的爭議性人物，他以欺凌他人、歧視女性、公開的反猶太主義而聞名，但這不能成為刪改他作品的理由。羅伊以著名的修正主義者之一的托馬斯·鮑德勒為例，指他曾在「一個時代無法了解另一個時代的禮儀之美」為名，着手「淨化」莎士比亞的作品，並認為有些段落是「一個父親不能大聲讀給他的孩子聽，一個兄弟不能大聲讀給他的姐妹聽，或者一個紳士不能大聲讀給一位女士聽」。如今莎翁的作品世代相傳，他的觀點被證明實屬多慮，或許我們今天的良好動機，對於未來的讀者來說，可能也是如此。

創作了《黑暗物質三部曲》的英國作家普爾曼也持類似的看法，他反問：對於圖書館、校園和家庭中已有的大量達爾小說原始版本，難道要把所有書中的問題字句都找出來，用大黑筆劃掉？與其這樣做，不如就讓它自然絕版。事實上，另一位已故英國兒童文學作家伊妮德·布萊頓也曾有過相同遭遇，她的《遙遠的魔法樹》等小說再版時，也被



出版社經過「敏感文字」修改，但鑒於讀者反應平平，五年後又恢復了原始版本。由此可見，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隨着時代而演化，我們完全可以標記出那些過時的或冒犯性的內容，但不必將其完全刪除，最好還是把選擇權留給讀者。

另外，英國政府早前列出「極端作品」清單，包括托爾金的《指環王》系列、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等均榜上有名，被指可能鼓勵極右翼，有學者擔心對文學作品的「修改運動」會不斷擴大。比如，今年是英國作家伊恩·弗萊明的首部間諜「〇〇七」占士邦小說問世七十周年，就在他的作品再版之際，包括《皇家賭場》、《鐵金剛勇破爆炸黨》等書就被出版社加以修改，同樣刪除了大量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人格侮辱性的術語，以適應現代人的情感。像是《生死攸關》中，就刪掉了針對黑人的貶義用語，而占士邦到訪紐約俱樂部時，原版稱「可以聽到觀眾像豬一樣在低谷中喘息和咕嚕」，修改後的版本是：「可以感覺到房間裏的電壓」，令措辭變得文雅。

究竟該如何看待這種對文學作品的修改？英國文化學者格雷格的觀點富有代表性，他支持適度的修正，認為具有進步意義，但不應過猶不及，破壞了原著的完整性。正如果要回答占士邦是誰，他是老派浪漫主義英雄，還是倒退到英帝國時代的腐朽墮落的象徵，答案顯而易見，兩者都是，忠於原著某種程度上就是保留批判性。

莫斯科郊外



閒話煙雨
白頭翁

秋天走進俄羅斯，不由你不怦然心動。你會禁不住地由衷讚美：那真是一個神奇的童話世界，那真是一幅接天連地、色彩斑斕的無框油畫。面對秋天盛裝下的廣袤無垠的俄羅斯原野，你會被折服、被融化，俄羅斯的秋天醉人。

當年朋友們得知我是十月初去俄羅斯的時候，都有些美中不足的感喟。他們都去過俄羅斯，說去莫斯科、聖彼得堡該是盛夏時節，那個季節是俄羅斯最美的時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的就是莫斯科之夏，不在夏天去莫斯科怎麼能夠體會莫斯科的神韻呢？朋友們看我有些惘然，又開導我四季風光各不同，留點遺憾待來年，焉知不是好事？

我是從越南河內跨進俄羅斯的。當空中客車的輪胎重重地落在莫斯科多莫傑多沃機場的跑道上時，我還沉浸在下龍灣的習習夏風之中，眼前彷彿還是碧藍碧藍的海水，湛藍湛藍的天空，山清水秀，水墨丹青。但當我走進莫斯科郊外時，我確實有些驚呆了，兩個國度，兩個季令，兩個環境，兩個世界，兩種風情，兩種感受。這種時空的驟變，讓人一下子難以適應時空隧道的魔力。

莫斯科郊外，廣袤、開闊、舒展、豁然，天高地遠，眼闊心怡，讓人心中一亮，這就是那個充滿神秘的莫斯科郊外？也不知為什麼，我頓然想起那句名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莫斯科郊外一馬平川，一望無際，浩浩蕩蕩。天地間彷彿只

有一片無窮無盡的樹林，樹林的空地上又是一片漫漫荒草。踏着荒草聽着簌簌作響的草莖折斷的聲響，走向高大茂盛的白樺林，你會有一種回歸自然的感覺。這裏沒有可怕的工廠，沒有討厭的煙囪，沒有繁雜的井市，也沒有喧鬧的人群，除了荒草，除了野樹，除了白雲藍天和偶爾飛過的斑鳩，還有什麼呢？似乎人們到今天才恍然發現，那渾樸率真的自然界也不失為人類追求的理想天地？

莫斯科秋天的魅力是色彩。它使眼前世界的一切都變得金光燦燦、五彩絢麗。金黃色的樹葉，金黃色的草地，一片片，一層層，鋪天蓋地，從眼前直湧向天際。

這個時節真美。草黃而不枯，葉落而不盡，你會像在藝術殿堂上欣賞俄羅斯著名畫家巴克舍耶夫的油畫一樣去品味莫斯科郊外的秋色。那些樹那些草黃綠得那樣有層次，把美盡收其間，彷彿把天下的金黃色都勾兌到一起。在一片耀眼光黃色中能清晰地分出淺黃、土黃、橙黃、草黃。

在那一片片調兌得和諧均勻的金黃色中，又常常有一片紅葉飄來，一片綠枝梢，像在天地調色板上突然抹上一層艷艷的胭脂紅，一筆濃濃的翡翠綠。誰能在這片彩色的世界中不動心？我想起一句詩，雖然他不是一位出名的詩人，「秋葉無聲，是有聲的極致；秋葉有色，是無色的思考。」你可能看見過這樣的秋色，看見過這樣的詩畫，但你可能沒看過這麼無邊無際的秋色，這麼浩瀚大氣的油畫，陶醉在這樣彩色的大自然中，除非你也在秋季來過俄羅斯，來過莫斯科的郊外。



市井萬象

香港仔野豬

筆者喜歡行山，最愛的郊遊地點是香港仔水塘，因為這裏有山有水，在起點位置總能看見野豬的蹤跡。這天下午，筆者看見野豬一家五口散步後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雖說南區曾經野豬「為患」多時，不過筆者相信只要途人不餵食、不挑釁，野豬問題定能大減，讓大自然的一切和諧共處。

圖、文：遂初